

7434/3840(10)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0

SEP 27 1955

詩經說約

十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詩經說約卷之十七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瞻彼維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賦也。維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
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韐也。合韋為之。周官所謂韋弁
兵事之服也。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此天
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也。詩言天子至此
維水之上。却戎服而起六師也。

嚴緝王氏曰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韪韋之附注是也附音夫

大全廬陵李氏曰茅蒐一名蓍可以染絳韋昭謂急疾呼茅蒐成韪故因以名其所染也○韪韪也孔氏曰是蔽膝之衣○廬陵李氏曰合韋為之故謂之韪○安成劉氏曰天子六軍出自六卿蓋一萬二千五百家為卿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家為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六帖前二句獨韻起例見東山或不能詳而首章檀改作漪漪次章改作滴滴以叶下韻太誕妄矣

麟按疏義大全亦止云決於良反無韻未詳蓋闕疑義如此也○首章決字韓本作瀾魯詩首章作漪次章作滴末章作灑必附會也文定斥之是矣末章韓本決亦作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按此則比鄰皆五家閭里皆二十五家旅鄙皆百家黨鄙皆五百家州縣皆二千五百家鄉遂皆萬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則伍五人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安成

劉氏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而不言遂其事相同故鄭玄曰遂之軍法如六鄉然盱江李氏又曰天子六鄉六遂當十二軍而止六軍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卒又有分也又鄭玄因臨穎引詩六師之文以難周禮而釋之曰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總謂六軍蓋師多則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以此獨設難也此言軍師可以通稱之意故朱子曰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王城之外為六鄉六鄉之外為六遂東西南北四面各十二層鄉為六層遂為六層也大國三鄉三遂當三軍次國

二鄉二遂當二軍小國一鄉一遂當一軍○又成元年春秋左傳疏曰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邑采地及諸侯邦國亦鄉為正軍遂為副卒之証○古義云洛光廟諱今文通作雒按光武都雒以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佳及魏為土德以土水之母也水得土而沃土得水而柔復除佳加水○山海經稱雒舉之山雒水出焉而禹貢云冀雒自熊耳蓋發源雒舉而經繇熊耳也及過河南縣南又過雒陽縣南則周公所營雒邑在焉孝經援神契云八方之廣周雒為中謂之雒邑周書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

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于雒水，北因于邽山，以為天下之大漑，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摯仲治云：古之周南，今之雒陽也。錢天錫云：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漕輓為易，如在渭之將，豐水東注，觀禹貢所列貢道，此意可見。

○瞻彼雒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裨琇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賦也。裨，容刀之裨，今刀鞘也。琇，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毛傳：天子玉琇而玼，玼，諸侯盪琇而璆，玼，大夫鏤琇而鏐，玼，士琇琇而玼。玼。

釋文：裨，字或作琇。說文云：刀室也。琇，字又作琇。佩刀下飾。玼，音遙，以蜃者謂之玼。盪，從黨，反。字又作瑒，音同。爾雅云：黃金謂之盪，璆，音蚪，玉也。鏤，音遼，爾雅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鏤。本又作璆，亦音遼。說文云：玉也。鏐，力幽反。黃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玼，力計反。說文云：蜃屬。孔疏：容飾之刀有裨，以盛之，其裨則有琇，及其玼之飾。○古之言裨，猶今之言鞘，內則注，盪，刀裨是也。公劉云：裨琇容刀容者，容飾，此琇有玼，即容飾也。琇，上飾，於裨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為琇，玼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琇，上飾，裨，下飾者，以彼无玼文。

因琇為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傳因琇琕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天子玉琇，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飾曰以蜃者，謂之琕。說文云：琕，蜃甲所以飾物也。

麟按：顧伯欽文鞞之上，乃乃所出入之處也。其飾未備，則無以為捧束之資，而今有美玉以為之鞞，鞞之下乃乃所虛止之處也。其飾未周，則恐其有毀裂之患，而今有蜃甲以為之固，頗核也。古義云：琇之為言捧也。若捧持之也。劉熙云：室口之飾曰琇。天子玉琇云云。董氏云：此出于三朝禮也。

○瞻彼維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賦也，同猶聚也。

疏義：福祿既同，已盛矣。萬年保邦，又將及其久也。此二章既美之，又祝之。蓋上章申韎韐有奭之意，而致其祝。此章申福祿如茨之意，而致其祝。天子以天下為家，故以家邦家室言。麟按：集傳邦叶卜工反。○子常云：室字從鞞，字體出。邦字即同字讀出。

瞻彼維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埭也。湑盛貌。覲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維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覲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室矣。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

嚴緝曹氏曰。召南云何彼穠矣。唐埭之華。說文以穠為衣厚貌。則所謂裳裳者華亦當如衣裳之穠厚矣。通解我遘之子蓋見之于維水之上也。要說得與上篇相關。

麟按華榮則葉盛。臣遘則君悅。興意大段如是也。疏義說頗謬。集傳寫叶想與反。○疏義又云注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此釋重言寫分一句也。却是。○聚岡云譽處平說俱已然。○四章俱在四句截下二句另轉。

○裳裳者華其黃矣。我遘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疏義裳華之芸黃亦有文章粲然之意。故以為興。○文章者德之見于容貌者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不愆于儀則

上得于君而獲福必然矣。

麟按集傳。芸黃盛也。本毛傳也。舊皆以芸黃為讀盛也。為句。然

據孔疏。芸是黃盛之狀。子由亦云。黃色之正也。芸黃之盛也。則

毛正釋芸。不釋芸黃。當芸為讀黃盛也。句耳。慶叶虛羊反。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疏義。裳華之色不齊。而之子之馬。則其色齊也。此反其意以為

興也。

通解。此威儀猶言儀衛。

麟按集傳。白叶僕各反。

左之左之。君子室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室。以右之則無所不有。

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疏義。以右之則無不有之。有是有之於外。左之室。右之有人

見其然而不知。夫體無不具。是以用無不周也。此則因其所設

施而推其蘊蓄者言之。

麟按六帖。左室右有。有似。只作一韻。不知何據。集傳。左叶祖戈

反。室叶牛何反。右有俱叶羽已反。似叶養里反。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

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

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

呂記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鳩鵲剖葦此一種

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

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色皆謂淺色

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

此則陸農師之說也

麟按鶯亦鳥也而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有鶯其領此以實字

為虛字耳○姑大全侯占反集傳鶯然有文章也○它本或無上

一鶯字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興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

者也

詩經論義 卷之七 歸 歸 歸 歸

呂記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于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張驚然可愛也

輯錄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

○王氏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內也古義屏小牆當門者爾雅屏謂之樹是也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賦也翰榦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為法也戢斂難慎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

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殷

急而然也後放此

疏義有以杆衛之則為屏有以植立之則為翰○有功如此不

伐其功然後可受其福也

大金臨川王氏曰戢則不肆不放逸難則不易不傲慢然則受

福豈不多也○安成劉氏曰菟柳云不尚文王云不顯不時大

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民云不康不寧清廟云不顯不承以

至崧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茲放此義

麟按之屏之翰蓋承上文猶云萬邦之屏萬邦之翰也與假樂

詩經論義 卷之七 歸 歸 歸 歸

言經言終
之網之紀一例不可忘了萬邦二字百辟即謂萬邦之諸侯但
為法又非法其屏翰只在屏翰之中每事以之為法耳翰榦也
榦字從木不從干孔疏釋詁云榦榦也然則言榦榦者皆以築
牆為喻榦是牆之主是也但據字彙榦榦築牆版也兩頭曰榦
兩邊曰榦則義又小辨翰集傳叶胡見反
○兕觥其觥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兕觥爵也觥角上曲貌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
間無所教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
疏義柔和也觥觥酒美如此慈惠至矣然必其不傲而後萬福

來求也此即今日之燕飲言之而兩章皆以頌禱之詞寓戒教
之意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興也鴛鴦匹鳥也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也君子指天子也
此諸侯所以答素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
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孔疏畢掩之羅罔之○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罟
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罟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

詩經說文 卷十 雜 七

所以掩兔。彼雖以兔為文，其實亦可取鳥也。羅則張以待鳥，果則執以掩物。

疏義：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既宜福，又宜祿，皆有不一而足之意，故以為興。

通解：此章以之字相呼為興。萬年者，多歷年所，享有福祿，非祝其壽也。

麟按：集傳宜。亦叶牛何反。○月令：羅網畢翳為四種物。翳射者用以自隱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興也。后絕水為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竝棲一止一倒，戢其左

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

遐遠也。久也。

通解：上章言其福祿，茲得此章言其自然必得，蓋左翼之戢自

然而戢也。君子之得遐福似之。

麟按：集傳福亦叶筆力反。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興也。摧莖秣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

通。○乘馬在廐，則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

詩經說文 卷十 雜 七 上 歲 歲 歲 歲

鄭箋推今莖字也。○
疏義此與下章起興與首章同。○
斬芻曰推。

大全釋文曰推莖芻也。○
秣穀飼馬也。

通解養之如受四方之貢獻以天下奉一人之意。

麟按如疏義說起興與首章同。○
則是言廐馬芻推之。○
而粟秣之。

君子萬年福艾之。○
而祿艾之。○
亦是以前項與兩項也。○
集傳秣叶

莫佩反艾叶魚肺反古義云隊韻。

○乘馬在廐秣之推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興也綏安也。

通解安之如恭已九重以受萬國之朝宗四海無虞皇圖鞏固

之意。

麟按疏義大全推叶徂為反。

駕騫四章章四句。

疏義桑扈以君禱臣故頌禱之餘致戒教以臣祝君惟

反覆頌禱不敢擬議其德敬之至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萬

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擇

賦而興又此也頍弁貌或曰舉首貌弁皮弁嘉旨皆美也匪他

非它人也。葛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霞，益子赤黑，甜美。女蘿，菟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此則似也。君子兄弟為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也。○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頽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存兄弟而匪它也。○轉處。又言葛蘿施于木上，以此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孔疏弁者，冠之大名。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會，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

嚴緝山陰陸氏曰：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在

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屬也。淮南子云：下有茯苓，上有菟絲，又云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也。

疏義皮弁上下通服與燕之人皆可服也。○詩柄以燕兄弟親戚之詩，兄弟之下添親戚二字，蓋本於末章兄弟甥舅而言。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諸本皆作賦，而此今詳章首六句曰弁，曰酒，曰殽，曰兄弟，皆述宴時之實事，其體屬賦，而其六句之中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語意相應，又似興體。七句八句則皆屬似疑，此章當為賦而興，又似及攷輔氏童子問本正作賦而興。

又比今從之

麟按徐子先曰各章賦意興意作文宜知其意不必展轉牽纏

陸羽明曰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是雙唱起在此燕者為兄弟

特伊何豈伊穀相應似興體耳不必泥俱妙○沈無回曰首二

章各六句賦其事以興燕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未見既

見重既見上庶幾者喜幸之詞○集傳嘉居何反與何它叶○

麟曰似注依附貼萬纏綿貼蘿不然以寓木為纏綿即難說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萬與女蘿施於松上未見君子憂心忼忼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賦而興又从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具俱也忼忼憂感滿也臧

善也

鄭箋期辭也

疏義語助辭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時為善何也蓋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

時矣之時同

麟按集傳來陵之反與期時叶忼兵旺反臧才浪反與上叶古

義期時來支韵上忼臧漾韵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

詩經卷之

卷之

古

歲暮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以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令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霰雪之始
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搏謂之霰久
而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
也故卒言以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令夕之歡
篤親親之意也補妙
嚴緝補傳曰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若米然○錢
氏曰粒雪也

大全爾雅曰謂我舅者我謂之甥母之昆弟為舅母之從父昆

弟為從舅妻之父為外舅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兄弟
為甥姊妹之夫為甥

麟按稷雪吾吳俗謂之雪珠雪賦霰淅瀝而先集是也爾雅注
疏雖謂姑之子舅之子妻之兄弟姊妹之夫四人尊卑體敵更
相為甥然今亦無此稱豈時勢異乎賦而興與上同而實辨者
彼以穀相啣為應此以人在首與兄弟甥舅為應前二章之兄弟
匪它兄弟具來在與外此章之兄弟甥舅在與內也集傳但當
字正解維字

類弁三章章十二句

間關車之聲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
燕且喜

賦也間關設牽轂也牽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昏禮
親迎者乘車變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
間關然設此車牽者蓋思彼變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
也匪饑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饑渴耳雖無它人亦
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麟按疏義大全牽逝俱有二反牽介二反則依逝為叶章當三
轉韵三截說逝石列反則依牽為叶牽逝渴括俱入韻六帖謂

上四句一韵者亦是也又按字彙逝一叶之列切音折大雅言
不可逝叶莫捫朕舌是也一叶食列切音舌江淹賦泣縈盈其
如潔叶悼知音之已逝是也此當同江賦

○依彼平林有集維鷦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興也依茂木貌鷦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辰
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獸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鷦辰彼
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
獸也

鄭箋平林之木茂則猷介之鳥集焉

蘇傳林平而無喻則雉集之

疏義鷓來集林女來教已皆可喜者而又以二彼字相應為興

○上章是往迎之時以下三章則既至之時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言碩女遠及其時而以美德來配已而教誨

通解碩字亦自德上見之

講意燕燕享譽美譽一作譽樂

麟按教平聲與鷓叶射讀如姑與譽叶是興至四句止而下二

句另轉也○古義鷓教蕭韻譽射遇韻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殽美德

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通解式飲合卷而飲式食同牢而食

六帖庶幾冀之之詞○情竄深者略其物之輕思有餘者忘其

德之薄

麟按幾與幾叶女與舞叶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觀爾我心寫兮

興也陟登柞櫟湑盛鮮少觀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

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嚴緝錢氏曰：鮮希有也。我見若爾者，鮮矣。

疏義：鮮，我遘爾，猶言難得見爾也。託言因有所事而見可喜

之物，遂以可喜之物為喜見新婚之興也。見柞葉之泮然已可

喜，况得見此令德之新婚邪？喜可知矣。此章又申燕喜，燕譽之

意而有加焉者也。

通解：鮮，遘亦本德上說。

麟按：集傳兩則字，是以四句興二句，而就興意中，又作一轉折。

另一體也。疏義周旋頗妙，恨大全不載。新音襄與岡叶，寫想羽

反與潛叶。細玩亦以其字我字相呼為興。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

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却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

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

知年數之不足也。倪烏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疏義：四牡騑騑，是往迎之初。覲爾新昏，是成禮之後。故曰舉其

始終。

六帖四壯四句雖有始終意而文義不斷宜一直說下始終意
總見可也。邁爾新婚謂令德來教以慰其心謂釋饑渴之望遂
歌舞之樂。

麟按此章以二句興四句又一體也。觀集傳三則字可見然馬
眼言四牡駢駢御良言六轡如琴瑟高山景行亦是。兩項興
兩項須有分曉仰五劉反行戶即反兩字叶琴與心叶仰叶五
劉者字彙音印周禮保氏注軍旅之容闐闐仰仰又青帝靈威
仰俱同。

車輦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此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穢汚能變白黑樊藩也。君
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
以勿聽也。

孔疏藩以細木為之。下章棘榛即是為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

以為藩。明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齊詩匪鷄則鳴蒼蠅之聲。蓋其飛聲之衆。

可以亂聽。猶言聚蚊成雷也。

麟按營營既主飛聲。則雖變白黑者亦蠅之性。不足相雜也。从

詩經卷之九 車輦五章章六句 載廉居

詩經言終 卷十七 鄭

意正以認清一路為直耳往來或言麾去復來却無礙止樊鄭
孔似言其遠今當言其近下二章為興而此為以者下之讒人
在青蠅外此之讒人在青蠅內有相應與無相應之別也且此
章上二句主讒言說下二句即主聽言者說故另是一項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興也棘所以為藩也極猶已也

麟按疏義青蠅有所止讒人則無極此反其意以為興然如此
則遺了交亂四國一句宜以營營青蠅正興讒人罔極止于棘
正興交亂四國也下章同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已與聽者為二人

青蠅三章章四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
似而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似而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似而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麟按劉注妙疏義所引反末明此大全勝疏義處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穀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
鼓既設舉醕逸逸大戾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

詩經言終 卷十七 小雅 二十 載簾居

有的以祈爾壽

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穀豆實也。核籩寔也。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射位是也。舉疇舉所奠之疇。壽也。逸逸泚來有序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常。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網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網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必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為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眾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壽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解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鍾鼓舉疇。壽抗大侯。張弓矢而眾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此求壽。汝也。

鄭箋。豆實。菹醢也。籩實有柶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穀。○既必眾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壽。女壽射壽也。射之禮。

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釋文拾發之拾其劫反更也○

孔疏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
之筵席通也籩豆有楚穀核維旅二句自相充配穀核即籩豆
所盛先穀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天官醢人掌四豆之
實非菹醢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籩人云饋食之籩其
實棗栗桃乾榛注云榛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
桃梅有核之物故稱核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其實核
亦為穀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穀是在籩之物亦為穀也醢人

云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醢糝皆以稻米為之則豆實之穀亦有
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食謂為飯食者也今變為雜用不同穀
實之限○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
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序也燕禮初則云樂
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為燕新之然
則於此言鐘鼓既設者亦為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間妨
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工命弟子贊正遷
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
矣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大射不言改懸者國

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懸是絲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常豹士布侯畫以庶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常豹庶豕皆止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常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庶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

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此則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竄高大故云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

下綱是將射姑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獻奉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能故以獻為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為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猗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鵠。方六寸

也。鵠則質也。肅意唯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簡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轂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壽。則詩人之意以的為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

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為明矣蓋亦為所射處與鄭同也○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也射義引此詩云祈求也求中以辭壽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封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眾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

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解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眾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為心中之爭也蘇傳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其不勝疏義解罰爵也豐所以承罰爵形似豆而卑○將射之時禮節詳明人心勉飭如此其飲酒者所以正威儀也寧至於亂哉輯錄按疏義以此為大射通釋以此為燕射竊意此章之旨但

言因射而飲之有禮節耳似不必拘為其射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於學宮先
一宿各縣鍾磬鼓鐻於堂下東西北三面鄉射燕則有樂正命
遷樂于下之文集傳所引乃參約大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鍾鼓
既設之義耳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
射則先行鄉飲禮故也然此章乃言人君燕射燕在路寢自有
常縣之樂謂宿設者先儒以為更整理之耳○凡侯有中身
有上下舌獸侯以布為之天子與圻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
濶二尺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尺寬中一幅即所

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其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
下又各二幅以為舌○鄉射禮註曰綱持舌繩也不繫者事未
至也○廬陵李氏曰舌維持侯者綱所以繫之于植者侯向堂
以西為左掩向東也○安成劉氏曰侯有上下左右舌故有左
右上下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也又有維以綴侯身侯
舌之四角而繫之○燕射主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酌之後司射
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故此言大侯
既抗於設鍾鼓舉醕爵之後也

通解此言因射而飲之善見得飲酒者能如射飲則自無過之

可悔矣。蓋射飲以禮而飲者無多。盃何繇致。醉畢竟是善者也。故悔者以此為言。不重始治意。舉酬舉所奠之酬。壽者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編也。逸逸注。來有序。正謂東西交錯。講意孔備。未射之飲。舉酬將射之飲。祈爵方射之飲。六帖以章初筵初字對本章下面飲酒說。第三章初筵。又是對本章既醉止說。古義既同。朱子云。以其偶也。與車攻既同。差異。彼以人眾齊集。

言此以藝能相近言。

麟按。疏義大全秩秩無韻。未詳後三四章。放此而集傳無注。古義舉以屬朱子。此偶誤也。借叶舉里反。似與楚旅旨四句為一韻。疏義大全於楚旅旨俱不另叶。可見古義斷以楚旅為語韻。旨借為紙韻。則頗與六帖合集傳設書質反。與逸叶。梳居即反。與張叶。同與功叶。的。丁藥反。與壽叶。凡七轉韻。○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裂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壽以奏爾時。

賦也。籥舞文舞也。烝進術樂。梨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
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
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軒。室人有
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
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坵康圭。此亦謂
坵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
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鄭箋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受神之福於尸。則子孫皆

喜樂也。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
也。

孔疏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卒尸
酢而卒爵也。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配

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一人。未知

天子諸侯當幾人也。

呂記梨業也。孔氏曰有功梨之祖。

疏義以上二章言飲酒之盡善者。是可為法者也。○百禮事神

之衆禮也。祭祀三獻尸之後。長兄弟及衆賓長皆為加爵。蓋三

獻而禮成。又多之。是加爵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解獻尸。尸飲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解酌獻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歟。○須溪劉氏曰。入又者。更迭再酌也。○臨川王氏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簫舞笙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長樂劉氏曰。言文舞。則武舞可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通解此言。因祭而飲者之善。見得飲酒者有能如祭飲。則自無過之可悔矣。祭而飲酒。是我獻乎尸。尸酢乎我。是之謂飲酒也。

注中始字不重。○行禮之時。必有樂以合之。樂之韻音節奏。一依禮之先後次第。故曰合百禮。手仇入。又皆是獻尸。酒以安體。只解字義。不須滯看。

六帖主人獻尸。子孫獻尸。賓客獻尸。各段內俱有尸酢之壽。

麟按此章舊解亦作三段飲酒。故第一段在錫爾純嘏作截然。湛本叶林其韻未轉。且以兩句一連之理。求之鄭氏子孫其湛句。帶足錫爾純嘏句。其湛曰樂句。另起各奏爾能句。亦說之至善者也。手仇入。又正謂康壽而文裕。摠承之說。尤為未通。故急芟之。○集傳奏宗五反。與鼓禮叶古義。磨韻是也。古義禮籠五

反集傳湛持林反與林能叶古義侵韻是也集傳又一叶尤又
叶怡與仇時叶古義支韻是也六帖同禮書曰明堂位曰獻
用玉琖加用璧散璧角特牲禮獻用爵加用觶又獻主人主婦
加繫長兄弟衆賓長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幡幡
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怵怵是
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遷徙屢數也僂僂軒舉之狀抑
抑慎密也怵怵媒媪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嘗始乎治而

卒乎亂也

孔疏舍其坐遷言舍其本坐遷嚮它處

疏義此與下章陳飲酒之失

古義幡通作翻○蔡汝楠曰武公自戒甚嚴多勗以威儀觀風

人稱之曰善戲謔兮蓋亦過於和易而能悔者也

麟按此章首二句亦無韻下十二句各六句平對集傳反叶分

遭反是上六句以反幡僂為韻下六句以抑怵秩為韻也古義

與愚見合六帖稍異文裕欲以末二句總承上兩段者尤參差

非是○總注凡飲酒凡字對射祭說常始乎治常字兼兩段說

○賓既醉止載號載嘏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儀屢舞僛僛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賦也。號呼嘏。謹也。僛僛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儀。傾貌。僛僛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麟按。摠注。則末二句戒之之辭也。非正說。○此章首二句亦無韻。集傳郵于其反。與飲叶。古義云。支韻。儀與僛叶。歌韻。福筆力。

反與出德叶。職韻。嘉叶。居何反。儀叶。牛何反。亦歌韻。

○凡此飲酒或醉或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急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謂告由從也。童。叛無之殺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急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

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
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

毛傳殺羊不童也。

鄭箋殺羊之性。祀牲有角。

疏義此章專陳教戒之辭。

輯錄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

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大全東萊呂氏曰。淳于髡云。賜酒大王之。亦執法在倚。御史在

後。此言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

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

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慶源輔氏曰。言自言也。語與人

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語人哉。

六帖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佐。○繇醉

之言。俾出童殺者。蓋人至於醉。則雖監史二官。不足以糾其失。

凡諸義理之言。皆不能入矣。故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即此兩

言。分明是對醉人說話。可見古人模寫情境。分明是傳神肖象

也。詳諷此旨。亦足令醉人淫淫汗下。式勿以下。皆本上反。耻來。

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欲持以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它羞愧情狀。目不忍視。中不能安。分明拊心跌足之態。宛然在目。此等皆非實話。全要模寫意況。若認作實境。便失大旨。形容不醉之情。正見醉之可耻。數句一直說下。不斷。

麟按集傳。否補美反。急養里反。而語殺無音。疑以前十句為一韻。後二句另轉也。然酒有本可相叶。六帖與古義俱同。但古義謂史耻急紙韻。語殺磨韻。語讀如午也。六帖則謂史耻一韻。謂急一韻。語殺一韻。又稍異。多又之。又夷益反。與識叶。古義寘韻。

○呂記式解見式微。則是發語詞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為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此詩言載蹕載歎。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慎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此詩

有童疑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已之詞今按此詩凡言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為父母慶克羞考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乃若反開飲酒之端者亦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夫酒之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畧可互相備矣武公此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歟

卷十七終

詩經說約卷之十八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彛 訂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興也藻水草也頌犬首貌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

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頌其首矣王何在

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

孔疏藻是水中之草乃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頌然

大首○釋詁云墳火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

疏義此以樂得其所為興而語勢又相應也
通解惟其在鎬則宅中圖大居重馭輕所以有此飲酒之樂
古義兩言在字者作詩者自為詳審之辭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興也莘長也

呂記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麟按集傳豈叶去幾切則是亦讀如字如藜蕭也古義尾韻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居處也

鄭箋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通解那居下要點出今日飲酒之樂方好

麟按既曰在藻又曰依蒲藻在內蒲在外也藻興鎬京那居自

合天下說此理不易

魚藻三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則切矣

不頌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

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則非盛德其孰能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

何予之玄衮及黼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公衮冕九章已見九罭篇。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

疏義鷩雉也。衣首華蟲而戴冕。故曰鷩冕。毳冕者毳罽也。服罽衣而戴冕也。孤卿者公之孤。大國之卿。絺繡也。衣不績上下皆繡。服繡衣而帶冕曰絺冕。玄冕衣無文。服玄衣而帶冕也。此以處物處人各有其道為興。

輯錄春官中車注。象路以象齒為飾。王子母弟王之甥。勇出封為侯伯。則以賜之。衮是龍之狀。衮冕纁九就。前後九旒。旒九玉。纁三采。朱白蒼。就成也。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每玉相去一寸。

大。全。周。禮。中。車。曰。金。路。鈞。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

就異姓以封注云金路以金飾諸末鈎異領之鈎以金為之樊
 馬大帶也纓馬鞅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象路以象飾
 無鈎以朱飾勒而已其樊纓飾七成樊音盤罽音計○永嘉陳
 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裘諸侯
 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配其錫予之至厚者爾○豐城朱
 氏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為之乘予之以袞黼所以為之衣其禮
 亦已厚矣而猶以為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
 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矣則其
 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六帖徐士彰曰首章錫予疏義云此于迎來之時而議送往之
 禮也亦何必如此拘泥大抵作詩之意只欲敷陳天子之所以
 待諸侯者如此耳若其先後次序固不必泥也○不然三章已言
 彼交匪紆而末章始云亦是戾矣亦有所不通矣
 古義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予說文云推予也路杜預謂行於
 道路故以路名鄭玄云王在馬曰路賈公彥云謂若路門路寢
 路車路馬皆稱路故廣言之鄧元錫云周禮車直名路於路切
 也五路惟玉路不以賜其餘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車
 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

麟按興意亦至四句止。何錫予便是必錫予。故集傳會意解如是也。筐之宮之錫之予之亦以重疊義呼應。下四句又另轉以實其說。○凡衣皆玄而畫以卷龍服之至貴者。故獨舉為言。永嘉說最當。諸家皆曰及黼字而謂中間已該驚毳等。非也。衮衣九章本及黼黻不必謂此二字專指黻裳耳。孔疏亦曰作者黼亦取與宮馬為韻。高其集傳馬叶滿補反。○九章初一日龍而八黼九黻玄衮及黼者舉始末以該中間。只是全套衣服也。然不曰黻而曰及黼則實取便韻。故欲從孔說。○禮書又曰路大也。玉路金路象路以金玉象飾之也。車路鞞而漆之木路漆之

而不輓。同姓一。異姓二。以異姓對庶姓。別庶姓非異姓也。以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而已。故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禮記於侯牧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凡此異姓者庶姓預之也。頗為聞所未聞。又按巾車注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異姓。王甥舅今輯錄以王子母弟王之甥舅概繫之。象路之下誤甚不可不正。

○感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嗒嗒。載駟載駟君子所屆。

興也。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芹水草可食。淠淠動貌。嘒嘒聲也。屆至也。○感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呂記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般之細則無馳驅故也。

疏義以此言字其字相呼為興。○此章應君子來朝一句。

大全孔氏曰正出涌泉也。三山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埤雅曰芹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水葵。

講意此章追敘始至之時事。蓋喜其至之詞也。四句截興亦止。此注則知字應上見聞又見而言要見喜之之意。

說通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是一車事載駟。分言四馬之中。兩為駟也。載駟合言一車之馬。駟為乘也。

麟按集傳旂巨斤反。與芹叶。屆居氣反。與淠嘒叶。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偏也。邪纏於足。如今行膝。所以束脛在股下也。交交際也。紆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幅見于天子。恭敬齊。不敢紆緩。則為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毛傳諸侯赤芾邪幅。所以自偏束也。申重也。

鄭箋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章帶博二寸。孔疏以赤芾對朱為異，故云諸侯赤芾。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馬內則亦單云。幅則此服名幅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膝，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也。○說文云：膝，絨也。各行膝者，言行而絨束之，故云幅其脛。服赤芾在於股矣。又著鞞幅在於股下，自足上之，而當膝足，即謂脚附也。

嚴緝幅，今音逼，舊音福。

講意此章以入覲之時言。

說通芾以衛膝，謹拜跪也。幅以束脛，利趨蹌也。舉此二者以見其餘耳。命之春，命之也。申之申，重之也。泛說若專就錫予說，則首章方以為薄，又自為厚矣，亦非申重之義。

古義鄭云：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孔云：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鞞，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鞞，鞞皮弁素鞞，玄端，爵鞞，襍記謂士弁而祭于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鞞鞞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鞞，是它服謂之鞞，以冕為主，非冕謂之它也。鞞鞞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

愚按芾鞞通稱。說文解鞞為鞞。解鞞為鞞。隨便言之。必以祭服名芾。則采芾車次。何以云朱芾赤芾乎。股說文云解也。邪通作衰。不正之謂。孔云邪纏于足。謂之邪幅。劉熙云言以裹脚。可以跳騰輕便也。按內則子事父母有偏。即此。或云今之布襪是邪幅之遺制。

麟按鞞鞞解妙。玄子先生固破千古之惑。不然。此當觀時。亦不得有赤芾矣。邪幅常解如是。獨聚岡謂有邪幅。則升堂不必攝齊也。而步武自為之。歛飭似與赤芾同。施于外者。恐為無據之論。集傳下後五尺。與股平叶。命彌并反。與申叶。又按禮書諸

侯鞞在國。則朱朝王則赤。其體前後方。其繪火山。頸肩純純。糾與天子同。邪幅朱色。凡行皆有偏。特婦人不用。字彙股解鞞也。跗足背也。莊子沒足濡跗。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典也。柞見車牽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

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

子之邦。而為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孔疏柞葉新將生。故乃落于地。其枝常有葉。○堯典云。平章百

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古今之異耳
嚴緝曾氏曰柞堅忍之木其葉附著甚固
說義必以柞葉之盛興君子受福之盛
大全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
通解平平辨治者辨而不雜治而不亂乃整齊意言其威儀如
六帖殿邦方山曰諸侯之邦即天子之邦也昆湖曰就王朝言
謂樂只君子之來有以鎮重乎王朝也
古義萬福極言其福之盛

麟按集傳邦卜工反通章一叶古義東韻凡詩多四句為截則
當以二句與二句此從注以二句與四句者因合下兩章文製
甚整兩樂只句俱不容分拆頗似南山有臺也但以二句與二
句則枝葉比附當始殿邦以二句與四句則柞枝始君子而空
殿邦同萬福層複其詞以擬于葉之盛不能騎墻也且如此即
與下章方為正對耳平平左右亦是率從當亦喜之之詞有滿
說不盡處

○汎汎楊舟緜纒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興也。縛、綽也。纒、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纒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脆、厚戾至也。汎汎揚舟則必以縛纒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脆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孔疏孫炎云：縛，大索也。李巡云：所以維持舟者。疏義舟之不定者必纒之。又維之。諸侯之可喜者必深察之。又厚遇之。其不一而足之意皆必然也。講意度者非料想之意。乃知而信之。後也。末二句見無一毫勉強不得已之意。六帖：天子葵之。見其得君心。比天子所予更深。優游者忠愛之。

心出于自然。非以畏罪懼禍也。說通言外。總見侯之無一不可美。如此而所予者止于車服之常安。能以無歎哉。

麟按此章亦始注興至六句止。後二句另轉。與前章同集傳戾。即之反。通章一叶。古義支韻。

采菽五章章八句。

駢、駢角弓。翻其反矣。兄弟昏姻無昏遠矣。

與也。駢、駢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翻反貌。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疎遠近之意。

昏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訛言驛
驛角弓既翩然而反矣。兄弟婚姻則豈可以相遠哉。○
孔疏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
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
疏義角弓可反而兄弟婚姻不可反此以鴛背之義相反為與
輯錄陳大猷曰角弓刺王不親九族曰兄弟婚姻類并曰兄弟
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昏姻甥舅母妻族也。父族四親與從
及再從三從兄弟叔伯母族三母之父族母族及姊妹族也。妻
族二妻之父族母族也。又曰按父族四父本族一姑夫二姊妹

夫三女夫四與陳氏說不同。

麟按集傳反叶分遭反遠叶於圓反古義先韻。○禮書注云九

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又云已上親父下親子三

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故

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苟殺而親果

矣說又不同其三族仲尼燕居注亦謂父子孫士昏禮注又謂

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至史記張晏注始謂父母兄弟妻子如

淳注始謂父族母族妻族漢書張耳傳始云人情豈不各愛其

父母妻子云云參差不一固有如此者弓六材首幹蓋謂竹木

也。拓為上。櫛次之。壓素椽木瓜荆。又次之。竹為下。弓云隈為曲。隈之義。然經作畏。

○爾之遠矣。民昏然矣。爾之教矣。民昏傲矣。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

麟按集傳。遠亦於圓反。與然叶。古義先韵。教與傲叶。古義效韵。○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瘡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說已之人而言也。

孔疏。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通解注中。由此二字。指王化之不善言。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壽不讓。至于已斯止。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名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

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殺。則豈有相怨者。

哉。况兄弟相怨。相說以取壽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止而已矣。

六帖。一方字佳甚。已斯止。已字亦佳。交傾互軋。同歸于盡也。今。

人兄弟爭財產。兩俱破敗。非所謂受壽不讓。至于已斯止者。

乎。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兩人不相讓。則俱不得食。正此意。

也

古義一方猶言一隅各有所執自見其是而不肯相下所以每至相怨顏師古云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空甕如酌孔取

比也甕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

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

也又如食之已多而空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蘇傳老馬必憊其駒必強

疏義此章比喻凡三節所以終變壽不讓之意

講意上二句喻小人之不量力下二句喻小人之不知足

麟按集傳後叶下故反取叶音娶魯詩世學後叶音與取如字

古義後后五反麇韻與豐合較捷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比也猱獼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微美猷道

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

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

人將反為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

毛傳猱猿屬

鄭箋毋禁辭

孔疏陸璣疏云。孫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獮。長辭者為猿。後之白腰者為獮胡。獮胡後駿捷於獼猴。然則孫後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後獼猴也。是其類故也。

嚴緝今日。柳子厚憎王孫文云。後之為德。靜以常。王孫之德。躁以驚。孫即王孫也。杜詩。覓胡孫是也。疏義上二句。戒王勿如。下二句。戒王當如此。

大全長樂劉氏曰。小人樂於不善。今王又踈薄骨肉。以倡之。是教孫升木也。小人樂於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墜

墜附其墜。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

道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

其五品。為之孝友。是之謂微猷。東萊呂氏曰。上之化。下速於

影響。薰之以惡。既易如此。况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

屬者乎。新安胡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慶源輔氏曰。君者

民之表。上者下之倡。民之善惡。亦惟其上之所道耳。罪不在於

民也。望於上者。切而責於人者。恕。詩人之情。當理矣。

麟按集傳。屬叶殊遇反。古義遇韻。馮嗣宗曰。按孫字。說文作

變。今文作孫。或作獮。又作獮。猿屬。陸璣云。獼猴也。嚴粲云。即王

孫也。據元康地記云：猿與獼猴不共山宿。與柳子厚說：獲王孫居異山相符。王延壽云：儲食兩類。爾雅翼釋猴亦有此說。而師古及陸羅二氏俱以獼猴為異物。故埤雅以係為狨，而別見猴。今吳俗指猴為猿，亦謂之胡孫。既已混甚，都不聞猿與王孫之名，未可知異同。

○雨雪濼濼見。覘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此也。濼濼盛貌。覘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麟按：居此位，式居者使之安于此也。婁即屢。漢書皆通用。不

一之辭，故以屢驕為長慢。

○雨雪浮浮見。覘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此也。浮浮猶濼濼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鬣。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孔疏：爾雅八蠻在南，故為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為夷髦。髦雖在西夷總名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鬣微盧彭僕人。又

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髦此髦，音義同也。疏義上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人，此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俗。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此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
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
言彼有苑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此
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
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
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為所辱
也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大全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

怒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斲威王
怒曰叱嗟而毋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歿則叱之誠不
恐其求也○慶源輔氏曰前章只是此體以人願息於柳陰以
此人願庇於王者耳若以為興則不尚息焉無自暱焉兩句意
思各別
說通此詩相戒勿朝之詞後予極焉後予邁焉所謂甚蹈也俾
使也假使也靖之不必深言只相率來朝亦所以靖王室也
麟按輯錄索隱曰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
○有苑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言終言終
卷十一
終

此也。愒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麟按集傳。瘵。叶子例反。邁。叶力制反。古義。霽韻。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與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彼王之心於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

徒然自取凶矜耳。
○義鳥飛有所止。王心則無極。蓋以意相反而為興。○始則慮其極欲以求於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欲無

厭而加禍於我也。

古義傳通作附。取附麗之義。故毛傳以為至。周禮注以為近。

麟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為京

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

詩經卷十一 小雅 十七 歲暮居

此詩以歎惜之也

呂記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

裘豹褱玄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

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

嚴緝今日士對女而言之謂男子也○都人之男子其貴者冬

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士若

專以為民則萬民所望非庶民之事若專以為士大夫則下章

臺筮緇撮非士大夫之服故士者通貴賤之稱凡詩中以士對

女者皆謂男子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有依其士思媚其婦維

士與女以穀我士女皆是也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亦指男

子

疏義謂之彼都人士則非今此都邑之人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或曰先生以此詩為亂離之後所作如此則

東遷之後詩也曰厲王流於虢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必

東遷之後乎故先生但以周為鎬京也

六帖作者于亂離之後追意往事益其目所及見非謂文武成

康之盛也東漢光武為司隸時入雒陽吏士見其僚屬皆歡喜

不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即此詩之意○

行歸二句。深致願見之意。言昔時之美如此。而今也一往而不
可復見矣。倘得行歸于周。再睹昔時之盛。豈不為萬民所望乎。
久慕而忽見。如昔出而乍歸。故曰行歸于周。句法妙品。

麟按集傳望叶音亡。古義陽韻。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賦也。臺夫須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
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
言其髮之美耳。以為髻。美名。如字。不通。
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儉且節也。

釋文綱密也。

孔疏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居下濕而
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
獸者。諸侯貢屬鳥。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
者也。笠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髻而已。是且節
也。案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
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
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
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

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得為紂帛何知非紂帛為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留者為布且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士冠禮云緇布冠頰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頰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積頰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

嚴緝密是其髮生之密直亦髮之本性緊梳則順其髮性之直故曰密直如髮

疏義綱直言其多而不局曲也但如字不可曉耳或云如字當作其字

古義臺林地珂云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簦笠笠備暑雨有柄曰簦無柄曰笠也撮說文云兩指撮也季本云臺笠出田時所戴緇撮居家時所戴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姑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苑猶

屈也積也

孔疏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為婚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于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姑也

說通二章曰臺笠緇撮綱直如髮有村粒下里意三章曰充耳

琇實謂之尹吉有貴家大族意總是言盛世之人貴賤俱佳濃淡皆好也尹吉甫之先姑厥父之先愛其人故借以貴姓目之古義唐宰相世系云吉氏出自姑姓黃帝裔伯鯀封於南燕賜姓曰姑又后稷妃家也或作邳潛夫論云邳與姑同而字異又姚寬云吉尹二姓俱出尹吉甫之後元和姓纂云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恪是也二說並存之苑毛云積也按苑所以養禽獸風俗通云苑蘊也言薪蒸所蘊積故有積義苑以言其思之不已結以言其思之不解麟按集傳結叶繳質反古義質韻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
 不見兮。言從之邁。賦也。厲。垂帶之貌。卷。髮。髻。傷。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為。飾。也。蠶。螿。蟲。也。尾。末。捷。然。似。髮。之。曲。上。者。邁。行。也。蓋。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息。之。甚。也。

釋文。通俗文云。長尾為蠶。短尾為蠹。捷。其言反音虔。漢書音義云。舉也。

大金孔氏曰。禮。大帶。垂。三尺。

六帖言。從之邁。與行歸。二句同意。俱是設言。得見之喜。以甚其不得見之思耳。○凡詩二句為節。止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我

不見兮。言從之邁。是也。有一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替引之。是也。皆句法之變格也。凡詩體不一。緩急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容揄揚。朱弦三嘆。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管偏疾。大約鋪張盛美。遠調為多。陳敘哀情。促音獨用。因以尋之。亦可以盡文章之變。極才人之致矣。

古義。孔云。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季本云。從其垂下。如將履之。有危厲之意焉。按禮。紳長三尺。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分。馬注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尺。分為二分。紳居二分。馬紳長三尺也。

麟按末二句文定說妙鄭云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亦箋注中最笨伯可笑者也集傳屬叶落蓋反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我不可見兮云何旰矣賦也旗揚也旰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

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旗耳言其自然間美不假脩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蘇傳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古義說文云旰張目也

麟按旰集傳音吁○大令喜俱反○古義魚韻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兩手曰掬局卷也猶言首

如飛蓬也○婦人息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掬者息

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

其君子之還也

毛傳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

鄭箋綠易得之菜也

大令爾雅注菜蓐也今呼鷓脚莎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為期
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大舍漢氏曰藍可以為靛染青以之
古義青出于藍而青于藍
○之子于狩言韋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
我則為之韋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其繩望之切息之深
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麟按集傳弓叶姑弘反古義蒸韻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
麟按集傳者叶掌與反古義語韻

采芣四章章四句

六帖此詩與卷耳載馳同體俱是托言一無事實古人含
情寄况大都如此

芣芣采芣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興也芣芣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

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以。言芄芄黍苗。則唯陰
 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伯能勞之也。疏義以因所見而取人物各有所天之意。故以語相呼為興。
 講意地遠而時久。故曰悠悠。謝在周南。故曰南行。觀崧高云南
 邦南土。可見勞之泛說。古義召伯韋昭云。召康公之子。穆公虎也。
 麟按集傳膏勞俱去。穀古義。蹄韻然六帖以苗膏勞為韻。則當
 平聲。○魯詩世學云。召伯者穆公之本爵。○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賦也。任負任者也。輦人輓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營謝
 之役。既成而歸也。毛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孔疏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為二。
 故箋以任為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
 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為任也。大全周禮。御師注曰。輦車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
 輦一芥。一斤一鑿。一裡一鋤。周加二版二築。以十五人而輦。
 麟按集傳牛叶魚。其反哉叶將黎反。古義支韻。○詩記丘氏曰。

蓋不定之辭也。無回曰擬議之辭。各行二句。或作激勸。或作慶卒。似皆可。瞿思湖主慶卒。言功成即歸。非久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賊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御行旅從。

古義上章任輦車牛以載工作之器。言此章從御師旅以受工役之人。蓋皆自周調發。而不以勞謝民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

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大全鄧州信陽軍。今河南有鄧州及信陽縣是也。

古義謝申伯。今所改封之國。郡國志云。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

棘陽縣北百里有謝城。按棘陽即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也。申

謝相近。

麟按。駢義云。成者成其功也。兵則武矣。必召公督之。而後功可

成大。全慶源輔氏曰。言其師旅之所以得如是。烈烈然威武者。

皆召伯有以成之也。俱通營字。今本在康韻。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次義當時宣王以徹申伯土田為命，故云然。

○次全壘山，謝氏曰：疆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

○次六帖，建國以土地為重，故原隰泉流特于謝功中抽出言之。因高而高，因下而下，各得其宜，是謂既平。○王心雖重，展親報功亦兼式是南邦之意。

○次黍苗五章章四句。

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古義鄒忠胤云：崧高何以繫之大雅，黍苗何以繫之小雅，固知體裁音律自爾不等。蓋黍苗即非作于行役士庶，亦代為行役士庶言。若崧高鋪敘宏濶，自是名公鉅章。此大雅所繇別與愚按：崧高意重申伯，此意重申公。命旨各別。

隰素有阿，其葉有籬。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次興也。隰下溼之處，宜素者也。阿，美貌。籬，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素有阿，則其葉有籬矣。既見君子，

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槩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此也。下章放此。

孔疏素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素不空在傍水之地。空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空桑。

詠義以以可喜之物為喜見君子之興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沃光澤貌。

六帖其樂如何者。欲自言而非言語之所能形容也。云何不樂者。欲自止而非在我之所能遏抑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麟按德音孔膠。因注無明文。其解不一。狀作喜其德音之相契。而固結不解。無能間之。似較勝東萊曰。是詩三以隰桑為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意亦如此。幽集傳叶於交反。古

義看韻。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

之將使何日而忘之邪。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麟按：愛集傳許既反，與謂叶古義，未韻。歲與忘叶陽韻。心乎愛，遐不謂中心歲，何日忘。各二句，依韻平說。徐文定謂文氣一串，遐不謂矣，與中心歲之一正一反說者，非是。詩意雋永，至此四句而極，然如愚說以平直者，即愈佳。糾纏反無味也。注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此正解前二句，當一畫斷。而但中心歲之將使何日而忘之邪，此正解後二句，又一畫斷。本自不能說却云何，不說本自不欲忘却云何，日忘也。

詩或詞

也。○心○頭○山○裏○各○有○不○可○柰○何○處。唐人慎儂讀曲極力摹擬，無此妙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此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

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

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

之遠，而俾我獨耶。

鄭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如其字也。

孔疏褒國如姓言如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釋草云茅菅
 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菅類也漚之柔
 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也
 疏義宜相得而反相遺可怨者也道一作違
 六帖此詩此體間與它處不同篇中有正比有反比有暗比有
 明比不若它處盡正比暗比也首二章反比而明言之
 麟按反比謂上二句明言謂下二句下放此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此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

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
 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
 白雲之露菅茅也
 毛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
 孔疏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露亦有雲者露氣微
 言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
 為昏亦是露之雲也
 疏義恩澤宜降而不降可怨者也
 說通幽王以妾奪嫡以孽代宗而曰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若夫

婦離合之小小者。此宗社危亡所係。而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猶欲其深思而得之厚之至也。

麟按莊子雨者為雲乎。雲者為雨乎。蓋雲雨皆天地之氣所為。本非二物。則知露亦地氣所升。升于霄空。稍稍有象。乃為白雲。必謂無雲乃露者。亦是察之不詳也。毛孔說妙。露濃霧合。清旦為昏。即吳俗方言。謂之山糊海漫。其日反大晴熱。亦可驗。魯詩世學云。白雲霧雲。古義李云。白雲水土輕清之氣。未為層雲也。俱合。又本注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通行本水土或作水上。非是集傳茅叶莫侯反。古義尤韻。

○澆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此也。澆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鄭箋池水之流。浸潤稻田。使之生殖。

孔疏池下田蓄水之處。池水當停。而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灌訖入豐。俱北流也。言其北流。是目所睹。

疏義思澤空通而不通。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二章反比。而暗言之。

古義親之則曰之子尊之則曰碩人
麟按集傳田叶地因反古義真韵

○樵彼素薪印烘于熤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此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印我烘燎也熤無釜之竈可燎

而不可烹飪者也○桑薪室以烹飪而但為燎燭以此嫡后之

尊而反見卑賤也

孔疏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熤燄也舍人

曰熤燄竈也然則燄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熤本為此竈

上亦燃火炆物若今之火爐也

嚴緝燄音恚

疏義當以貴處我反以賤待我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四章正此而暗言之

○鼓鍾于宮鼗聞于外念子慄慄視我蕩蕩

此也慄慄憂貌蕩蕩不顧也○鼓鍾于宮則鼗聞于外矣念子

慄慄而反視我蕩蕩何哉

疏義情空相通而不通可怨者也

六帖五章反此而明言之

麟按上二句傳云有諸宮中必形見于外詩緝云喻宮庭之事

不可掩也。大全程子云：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慄慄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講意云：鼓鐘聲聞有感，則應此理之必然者。玩注理大全以下二說為正。然箋亦及子由詩傳增釋說通俱同。毛傳詩緝通解魯詩世學方山詩說羽明詩通乃同。大全講意讀詩記引丘氏曰：如幽王心寵褒姒而般容必見於外，不可掩也。則又一說。

○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此也。鶯禿鶯也。梁，魚梁也。○蘇氏曰：鶯、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鶯，清濁則有間矣。今鶯在梁而鶴在林，鶯則飽而鶴則饑矣。

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辟之養鶯而棄鶴也。

歐義言二物皆非其所處。

嚴緝山陰陸氏曰：鶯性貪惡，狀如鶴而大，善與人鬪。

疏義貴賤易置，處非其宜，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六章正此而暗言之。

○鶯、鶩在梁，戢其左翼。予無良二三其德。

此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鶯、鶩之不

如矣。

疏義宜有常性，乃爾無常，可怨者也。

詩經詩經
卷一
終篇
大全安成劉氏曰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此禽鳥匹偶茲棲之常也○疊山謝氏曰鴛鴦不失其匹偶幽王乃喪其良心嬖妾廢后有愧於鴛鴦矣衛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刺夫婦之相棄背也與此意合
通解鴛鴦之比與前興不同然謂不失其常則意亦不異
六帖七章反比而明言之○張叔翹曰此詩遭夫婦之變而終篇皆致念之之辭至此始責之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可謂怨而不怒矣

○有扁斯后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兮

此也扁卑貌俾使疢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疢也
疏義以貴從賤則貴者亦賤可怨又可思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夫之有婦所以相配故寵賤者以配已則已亦賤矣程子嘗論娶孀婦而曰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亦此章之意也

六帖八章正比而暗言之

麟按集傳疢叶喬移反古義支韻

白華八章章四句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
彼後車謂之載之

此也。縣蠻鳥殺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
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縣蠻之黃鳥自言止於丘阿而
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鄭箋渴則予之飲。餓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
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
孔疏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微賤無倅

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為副也。亦曰貳車。

講意丘阿丘之曲中也。見非衝要明顯無奮身之路。此止字非
得所止之止。乃倦飛不得已而止也。

麟樓如箋說後車字方有故命載字方有情然諸家不從。古
義阿何歌韻誨載隊韻。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此也。隅角憚畏也。趨疾行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此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

絲蠻三章章八句。

疏義感慨期望之意。反覆道之。

幡幡采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采葉貌。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采葉采之亨之。至

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

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採葉新生可以為茹。

通解注以是酌而嘗之是字。指採葉酌而嘗之。指酒。

麟按集傳亨叶鋪即反。吾吳中方言亦然。古義陽韻。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

物也。獻獻之於賓也。

大全臺山謝氏曰。採葉以為茹不必嘉蔬。一兔以為殺不必異

膳。先王之燕賓客真德寔意而已矣。

麟按集傳獻叶虛言反。古義元韻亦叶先韻。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賦也。炆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報也。賓既

卒爵而酌主人也。天然次第麟按集傳矣。叶涉畧反。古義藥韻。

○有兔斯首。燔之炆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賦也。醕。導飲也。

大全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復

飲。賓曰醕。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但賓受之却不飲。

奠於席前。○新安胡氏曰。主人既飲。酢爵欲以醕賓。又酌而先

自飲。以導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故謂之醕。

麟按集傳。炆。叶蒲侯反。古義尤韻。

報葉四章章四句。

疏義嘗之之云。總言之也。獻酢酬則以次而詳言之也。四

章皆物薄而意厚。

大全定宇陳氏曰。燕飲之禮。在誠不在物。此聊舉一二。以

見其微薄。謙詞耳。燕飲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麗是也。有

謙言其薄者。此詩是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

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六帖山川悠遠二句一套事不空以維其勞矣總承險遠詩無

總承體且觀次章亦自可見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

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毛傳卒竟也

麟按卒訓崔嵬又曰山巔之末者集傳亦本鄭氏也然末字有

竟義故毛又以竟為義卒在律反亦可讀如字沒叶莫筆反古

義質韵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傷沓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賦也烝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

驗也○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

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注似少月離又逢大雨其勞苦而不暇

及他事也

大全埤雅曰馬喜風豕喜雨○朱子曰畢是瀟魚底又網瀟魚

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狀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

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新安胡氏曰畢星好

詩經卷之八 小雅 蒹葭

詩經詳註 卷十八
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廬陵歐陽氏曰履陰
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六帖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嚴氏曰
彖性負塗常時雖白滴者亦汗今羣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
以雨停潦多故也○停潦既多雨歇未久而月離於畢則又将雨
矣此說與經傳俱合但於訓義稍左要知訓義乃總說不必牽
滯以失經旨○不暇及它事甚言勞苦之極也亦異乎采薇出
車之所記與

麟按既云豕涉波又云月離畢則是天已整晴復見雨驗也華

谷說不易月離于畢二句麟往嘗為二文其首篇起云月者太
陰之精其行九道而間近于畢然常避畢不入此月之正也畢
居少陰之位其宿八星而皆好夫雨然常與月為距此星之正
也次篇起云夫畢踦稱雨師狀亦象畢畢既取魚餘水淋瀝頗
類於雨故能致雨也抑畢性專好雨苟為天潢又為咸池天潢
河梁咸池魚圉皆宜于雨故必致雨也狀月行九道未必四時
常與畢值值為而太陰之精遂助之勢矣即月失中道其下七
尺始與畢會會為而羣陰之長益增之威矣俱薄有根據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疏義一章則起兵在道而無休息之期二章則懸軍深入而無出險之計三章則以持戈執戟之勞有沾體塗足之苦是以智慮廢而憂患專也

苔之華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此也苔陵苔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

黃赤色亦曰凌霄○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苔附物而生

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苔者黃之盛也

麟按此中凌霄俱黃赤色近聞粵西有紫凌霄花豈又云紫葳

者以此與羅說云是物雖名紫葳而華不紫殆是耳目之未廣也

○苔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此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將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賦也將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罍笥也罍中無魚而

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

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鄭箋三星心也

言經說
卷十八
孔疏釋畜云羊牡羴牝牂

麟按集傳能補苟反古義有韵○牝羊之首本小今大魚竄多
今無彫救之概也傷哉

若之華三章章四句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
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
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以經營於四

方也哉

毛傳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

麟按疏義雖曰此章以草之憔悴興人之勞苦然第一句只興

第二句勞苦意貼何日不行見無時休息可也第三第四句自

另轉作一連說注以經營一以字帶下甚明亦始下章可見集

傳行叶戶即反○注言何草而不黃何日不行二句當一畫

斷何人而不將以經營于四方二句又一畫斷蓋上二句似只

說已一人下二句乃說多人也不然以一句興兩句便了無頭

緒亦不行不將為重儻矣此等皆可悟餘說不但此一處

詩經卷十八 小雅 四 歲暮居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
 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
 麟按獨為匪民言其同為天民一般皆有血氣嗜欲懷室家之
 望也只矧何人不矜立論方切不必如謝氏待民如犬馬嚴氏
 虐民如禽獸之云以妨下二章矜集傳音鯨孔云矜與鯨古今
 字是也然大全叶居陵反則當讀如字○亦以第一句興第二
 句下二句另轉自作議論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賦也率循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
 夕不得閒暇也

○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芄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孔疏巾車云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
 乘之棧名也

嚴緝棧車不單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
 疏義芄然之狐在草莽中其性空也棧車行道而不息豈其性
 之所欲哉義既反相因語又順相應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若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人
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
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
無可為矣。以黍離之所以降為國風也。

六帖一章盡人之力。二章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豈
非以禽獸待其民乎。○自苑柳至此。多似風體。而二雅之
音響盡矣。然猶存之於雅也。夫子不忍忘周之舊也。故斷
自東遷之後。為玉國之風焉。使平王能光澤舊都。弘宣祖

業則文武尚可還。二雅尚可復耳。委靡不振。甘自煙沒。良
可悼矣。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詩經說約卷十八終

詩經說約

卷十八終

四

終

下野... 卷十八... 終篇...
 下野... 卷十八... 終篇...
 下野... 卷十八... 終篇...
 下野... 卷十八... 終篇...

